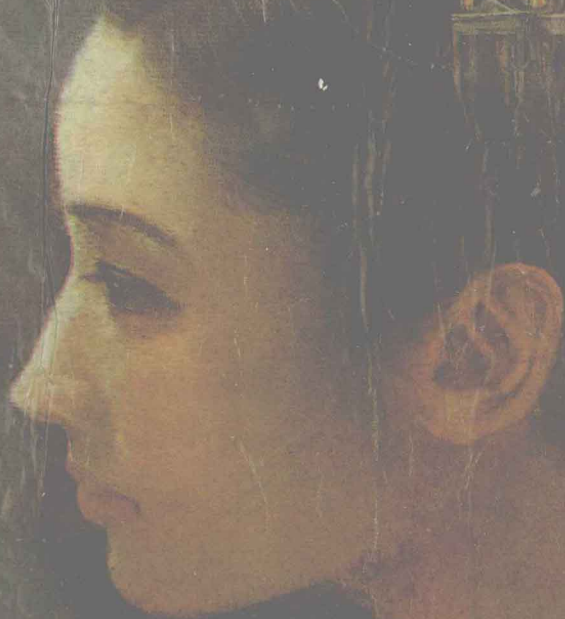


月滿西樓

琼瑶

(台灣)



月满西楼

(台湾) 琼瑶

月满西楼

作者:(台湾)琼瑶

责任编辑:那耘

责任校对:马云燕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电话:5005588 转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: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: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字数:189千

印数:0001—21,000册

印张:9.25

插页:2

版次:1993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636-2/I·634

定价:5.90元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形与影.....	1
晚晴	38
回旋	66
烛光	98
晨雾.....	109
乱线.....	121
前夜.....	136
蓝裙子.....	149
斯人独憔悴.....	162
月满西楼.....	192

形 与 影

一九三九年的盛夏，两个风尘仆仆的青年，提着旅行袋，停在成都东门外的一栋庄院的大门前面。

这儿已经算是郊区，大门前是一条碎石子铺的小路，路的两边全是油菜田。这时，油菜花正盛开着，极目望去，到处都是黄澄澄的一片。一阵风吹过去，黄花全向一个方向偃倒，飘来几缕淡淡的菜花香。这栋房子，却掩映在绿树浓荫之中，在高大的树木之下，露出红砖的围墙，和苍灰色的屋瓦，看来静悄悄的，有种世外桃源的风味。

两个青年站在那两扇黑漆大门外面，一个中等身材，剑眉朗目，鼻子端正，咧着张大嘴微笑着，穿着一件浅灰色的纺绸长衫，一股潇洒安闲的劲儿，虽然眉毛上都聚着汗珠，却仍然兴致勃勃地指手划脚地谈论着。另一个白皙颀长，眉头微蹙，眼睛黝黑深邃，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，凝视着那一望无际的

油菜田。前者正挑着眉毛，愉快地说：

“绍泉，你看这油菜花如何？一到这儿，看到油菜花，就有一种农村的味道，比城市高明多了！”

那个叫绍泉的青年一语不发，只落寞地笑了笑。前者在他肩膀上狠狠地击了一下说：

“绍泉，我把你带到成都来，就是要治好你的单恋病，你一路上的阴阳怪气看得我都要冒火了，假如你再这样愁眉苦脸的，我可懒得理你了！”

“谁叫你理我呢！”绍泉懒懒地说。

“好，又算我多管闲事了！”那青年咧咧嘴，把手叉在腰上，甩甩头说：“绍泉，你等会儿见了我姑母和表妹，也是这样一副面孔，我姑母一定以为我在重庆胡闹，欠了你的债，所以你跟着我来讨债了。”

绍泉笑了，说：

“那么，宗尧，你要我怎么样一副面孔才满意呢？”

“对！就是现在这样笑才好！”宗尧鼓掌说。

“得了，你倒像个大导演的样子，我可不是演戏的。”

“你看，你脑子里就只有演戏的，大概还在想你那个伟大的傅小棠。”

“你又来了！”绍泉皱紧了眉。

“好好，”宗尧连声说：“我以后再也不提傅小棠怎么样？来，我们该进去了。”宗尧在门上连拍了几下，用四川话高声叫着说：“老赵，快来开门！我来了！”

绍泉望着宗尧说：

“你这下可称心如意了，马上就可以和你的心上人见面

了。”

“得，”宗尧说：“你千万别拿我的表妹和我开玩笑，我那个表妹可不像傅小棠，人家怯生生的，碰到什么事都要脸红，你要羞着了，她我可饶不了！”

“你瞧你那副急相！”绍泉微笑着说：“到底事不干己就没关系，一碰到自己的事你也洒脱不起来了！”

“我告诉你，绍泉。”宗尧说：“我和洁漪虽然从小青梅竹马玩大的，但是，至今也只停在‘东边太阳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’的阶段，始终就迈不过兄妹感情的那条界线。”

“为什么不迈过去呢？”绍泉问。

“唉！”宗尧叹了口气：“你见着了她就明白。她纯净得像个一尘不染的仙子，我总觉得和她谈世俗的感情是污辱了她！”

“别形容得再好，我可不信。”

“你等着瞧吧！”宗尧说，接着又猛拍了几下门，大叫着说：“老赵！郎个搞的，叫了半天门都不来开！”

随着这声叫喊，门里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和一个四川老仆的答应声：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门立即开了，宗尧和绍泉马上就陷进了一阵热烈的欢迎中，随着老赵的一声高叫：

“表少爷来了！”

屋里迅速地就涌出好些人来，都是这屋中多年的丫环仆妇，把宗尧两人包围在中间，宗尧在这个肩上拍一下，那个胳膊上捏一把，大声地笑着叫着。接着，门里走出一个四十余岁的妇人，雍容华贵，怡然含笑地走了过来，宗尧摆脱了这些人

的包围，赶了上去，大叫着说：

“姑妈，你给我准备了白糕没有？”

“你看看，”那位姑妈笑着说：“还是这副猴相，永远像个毛孩子！进门什么都不问，就要吃的！这位是你的同学吗？”

“对了对了，”宗尧拍拍头：“我忘了介绍了！”他拉过绍泉来说：“这是我在重大最要好的同学，宋绍泉。这是我姑妈，有一手最好的烹调本领，等会儿你就可以领教到。”

绍泉跟着宗尧叫了声姑妈，微微有点腼腆地笑了笑。宗尧拉着绍泉向客厅里走，一面走，一面说：

“姑妈，真的有吃的没有？我饿慌了，一路上坐那个木炭汽车，颠得人骨头都散了！”

“吃的当然有……”姑妈笑着说，一面打量着宗尧：“不过……”

“别说！”宗尧叫着说：“先增加体重！再减轻体重！”

姑妈又笑又皱眉，说：

“你这是什么话嘛？一点文雅劲儿都没有，念了半天大学，越念越小了！”

宗尧回头对绍泉说：

“你知道，我姑妈的规矩，远道而来，必须先洗澡才能吃东西，要把我们一路上增加的灰尘洗刷掉。其实，洗澡最伤元气，一路辛苦，再伤元气，岂不是想谋杀我们吗？”

“看你这张嘴！”姑妈转头对绍泉说：“宋先生，宗尧在学校里也这么贫嘴吗？”

“比这还贫呢！”绍泉笑着说：“他在学校里有个外号……”

宗尧跳了起来，大叫：

“绍泉！我警告你，不许说！”

“什么事情不许说？”

一个脆生生的声音在通内室的门边响起了，声音虽然不大，却把全室的笑闹都压了下去。绍泉回头一看，顿觉眼前一亮，像是突然看到了强光一样，使人不由自主地身心一振。那是个十八、九岁的少女，穿着件白底碎花的旗袍，刘海覆额，发辫垂腰，长长的睫毛盖着一对水盈盈的大眼睛，小巧的鼻子底下是一张柔和的小嘴，眉尖若蹙，眼角含颦，别有一种说不出的韵致。她站定在那儿，一手支在门框上，眼睛温柔地停在宗尧的身上，嘴角逐渐地浮起一个浅笑。

“在房里看书，听到一阵叽哩呱啦乱叫，就猜到是你来了。”她轻轻地说。

“哈，洁漪，”宗尧招呼着。“快进来，我给你介绍。”

洁漪走了进来，不大经意地看了绍泉一眼，随着宗尧的介绍，她轻盈地点了一个头，又掉转眼光望着宗尧说：

“宗尧，你黑了，更像野人了！”

“是吗？”宗尧一抬眉毛，说：“洁漪，你大了，更成了美人

走，宗尧

“洁漪，另

洁漪站住

乱搅，找了半

还是没找到

“尧哥，你又

“哄你是鬼！”宗尧说，一面苦着脸问绍泉：“绍泉，你记得我那一对玻璃小猫塞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玻璃小猫？”绍泉想了一下，叫着说：“我知道！你临走的时候一直叫着别忘了带，又怕在旅行袋里压碎了，就塞到你随身穿的大褂口袋里了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！”宗尧眉开眼笑地伸手到怀里去拿。绍泉耸耸肩说：

“没有用，你临出门的时候说那件长衫太脏，脱下来交给老太婆去洗了，你说长衫带得太多了，那件可以不必带来了。”

“哦！”宗尧的手停止了摸索，满脸怅然，半天后才怏怏然地抽出手来。站在一边的姑妈却笑弯了腰，洁漪也抿着嘴直笑，刚倒了盆洗脸水出来的张嫂也笑得抬不起头来，绍泉也忍不住笑。宗尧看到大家笑，也跟着笑了。

这天晚上，宗尧和绍泉同房，准备就寝的时候，宗尧问：

“你看我这位表妹比傅小棠如何？”

“完全不同的典型，无法对比。”绍泉说。

“她还会弹一手好古筝，过两天可以让她弹给你听。”宗尧

纸，写了几个

是前生注定事莫错姻缘！

宗尧望着帐顶，深深地沉思起来。

一排刘海覆着额头，发辫在胸前低垂，俯着的头露出发中分的那条白线，微微带点诱惑的味道，两排睫毛下显出弧形的阴影，再下面只能看到微翘的鼻尖。那个古筝横放在她前面的小案上，她那纤长而白皙的手指正生动地在上面对跳动，一串动人的音符传了出来，声音颤悠悠的，一直颤进人的心灵深处。猛然间，那张脸抬了起来，一对澄明的大眼睛对他直射了过来，他吃了一惊，有点张皇失措了。听到坐在一边的绍泉在说：

“哦，美极了！”

他醒了过来，看到洁漪正凝视着他，微微抬起眼睛，嘴边带着个嘲谑的微笑说：

“宗尧，你大概听得不耐烦，我看你都快睡着了！”

“胡说，我是被你的音乐迷住了。”

“我刚才弹的是什么调子？”洁漪故意地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宗尧皱着眉说：“我对乐曲不太熟悉。”

“就是你听了一百次的清平调。”洁漪鼓着嘴说。“我就看出你根本没听！”

“你不能怪我，”宗尧咧着嘴说：“我有个专一的毛病，眼睛看着美色，耳朵就无法听音乐了。”

“尧哥，”洁漪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只会贫嘴，别无所长。”

“他还有一长。”绍泉笑着说，“你这位表哥还是个猎艳能

手,许多女同学写情书给他,据说,女同学们给了他一个外号……”

“绍泉!”宗尧情急地叫:“你敢再说!”

“你说,是什么?”洁漪颇感兴趣地问。

“她们叫他……”

“绍泉!”宗尧叫。

“别理他,你说嘛!”洁漪催促着。

绍泉对宗尧抛去颇有含意的一瞥,暗中挤了一下眼睛,就朗声说:

“她们叫他风流种子。”

“绍泉,”宗尧皱紧眉头说:“简直是鬼打架,你胡诌些什么?大概你想傅小棠想疯了……”

绍泉站起身来,向门口就走,宗尧追过去,急急地拉住绍泉说:

“我开玩笑,你别生气!”

绍泉把宗尧向房里推,说:

“我没生气,有点头昏,想到田埂上散散步。”说着,他悄悄在宗尧耳边说:“别辜负你的外号!”说完,他把宗尧推进去,返身迤迤然而去。

宗尧回到房里来,对洁漪摊了摊手说:

“没办法,他一听我提傅小棠就生气。”

“傅小棠到底是谁?”

“一个话剧演员。重庆迷她的人才多呢,绍泉就猛追了她半年。”

“你呢?”洁漪斜睨着他问。

“我？只看过她的话剧。”

“大概也是追求者之一吧，要不然怎么能叫做风流种子呢！”

“你别听绍泉胡说八道！”

“胡说吗？不见得吧！”洁漪咬着下嘴唇，挑着眉梢，带笑地说。宗尧望着她，心中不禁怦怦然。他靠近她一两步，一时竟无法说话。

“告诉我你女朋友的事。”洁漪说。

“女朋友？什么女朋友？”宗尧错愕地问。

“你在重庆的女朋友。”

“我没有女朋友。”

“别骗我！”

“骗你是鬼！”

“那么，她们为什么叫你风流种子？”

“因为我跟她们每一个人玩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宗尧凝视着洁漪，呆住了。洁漪脸上渐渐地涌上一片红潮，宗尧喃喃地说：

“洁漪！”

“什么？”洁漪仿佛受了一惊。

“我说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……”宗尧继续凝视着她，她面上的红晕扩大，加深。他轻轻地说：“我说……”

“你说吧！”她说，温柔而鼓励地。

“洁漪，假如我说出什么来，不会冒犯你吗？”宗尧轻声说着，缓缓地握住了她胸前的发辫，不敢抬起眼睛来，只注视着发辫上系着的黑绸结，很快地说：“洁漪，你在我心中的地位一直太崇高了一些，高得使我不敢接触，不敢仰视。这几年以来，你不知道你的影子怎么样困扰我。每年寒暑假我到这儿来度假，临行前总发誓要向你说明，但，一见你就失去了勇气，假如你觉得我的话冒犯了你，我就要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。所以，我始终不敢说，洁漪，我自知对你而言，我是太渺小，太低贱了，尽管我在别人面前会有优越感，一见到了你就会觉得自卑。我无法解释，但是，洁漪，我不能再不说了，我不能永远用嘻嘻哈哈的态度来掩饰我的真情。这几天，和你日日相对，我觉得再不表示，我就要爆炸了。现在，我说了，你看不起我的话，我就马上收拾东西回重庆。现在，请告诉我，你心里是怎样？”

宗尧说这一段话的时候，始终低着头，不敢面对洁漪，直到说完，洁漪却毫无动静，既不说话，也不移动。宗尧不能不抬起头来了。但，当他看到她的脸，不禁大吃了一惊，她原来泛红的脸现在是一片青白，眼睛迟滞地凝视着前方，一动也不动。宗尧紧张地抓住她的手，她纤长的手指冰冷的，他摇撼着她，喊：

“洁漪，洁漪，你怎么了？”

她依然木立不动，他猛烈地摇她，说：

“是我说错话了吗？洁漪？是我不该说吗？你生我的气了
吗？”

洁漪仍然不说话，可是，有两颗大大的泪珠溢出了她的眼

眶，沿着那大理石般的面庞，滚落了下去。宗尧更加慌乱了，他自责地说：

“我不应该对你说这些，洁漪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说！我不该用这些话来冒犯你，我该死！”

洁漪还是不动，但，新的泪珠又涌了出来。宗尧呆呆地望着她一会儿，猛然跺了一下脚说：

“我回重庆去！”

说着，他向门口就走，才走到门口，洁漪发出一声惊喊，宗尧回过头来，洁漪对他冲过来，迅速地投进了他的怀里。她用手捶着他的胸口，哭着说：

“哦，尧哥，你真坏，你真坏，你坏透了！你欺侮我！你明知道我的心，可是你让我等这么久！我以为你在重庆有了女朋友了！你太坏了！你太可恶了！你到现在才说，我从十二岁就开始爱你了，你到现在才说，我以为你永远不会说了，你欺侮我……”

宗尧闭上眼睛，深吸了一口气。然后，他揽紧怀里的躯体，俯下头去，用嘴唇堵住了那絮叨着的小嘴。感到宇宙在旋转，旋转，旋转……然后是一段像永恒那么长的静止。

窗外，一个人影悄悄地避开了，这是绍泉。他走出了后院的院门，在后山的一棵榆树下站住，这正是薄暮时分，天边堆着绚烂的彩霞。他修长的影子被落日投在地下，他伫立着，自语地说：

“只有我，永远徘徊在属于别人的门外！”

他对着落日苦笑，笑着笑着，两滴泪水滚落了下来。他在树荫下席地而坐，把头埋进了手心里。

一个暑假如飞地过去了，在欢愉中，日子总像比平常溜得快一些。转瞬间，院里的梧桐叶子已变黄了。阳历九月初，重大要开学了，宗尧和绍泉开始整理行装，准备返回重庆。

这天下午，落下了第一阵秋雨。宗尧正把最后一件洗好熨好的长衫收进旅行袋去，洁漪悄悄地溜了进来，把一个长方形的纸包塞进他的食物篮里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宗尧问。

“白糕，你最爱吃的，给你路上吃。”

“我路上一定会吃得撑死。”宗尧望望那堆得满满的食物篮说。

洁漪微微一笑，走到他身边，静静地站着。宗尧看着她，堆满一肚子话，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还是洁漪先勉强地笑了笑，说：

“到了重庆，一个人，冷暖小心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宗尧说。

“别太贪玩，放了寒假，马上就来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会立刻飞来，如果我有翅膀就好了。不过，洁漪，夜里等我，每夜，我的梦魂定在你枕边。”

“宗尧。”洁漪轻轻唤了一声，把前额靠在他的胸前，宗尧揽住了她，就这样依偎了好一会儿，静静的，只听得到院子里的雨声，洁漪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如果能化成你的影子就好了，你走哪儿，我跟到哪儿，一生一世，永不分开。”

“洁漪。”宗尧说：“你是我的影子，我就该是你的形了。”

“我做你的影子，一定把你监视得严严的，如果你背叛我，

我就要审你。”

“我怎么可能背叛你？”

“谁知道！你有那样一个光荣的外号！”

“那是开玩笑的。”

“反正你不可靠，以后，你只要看到你的影子，就像看到了我，那么，你就不敢做对不起我的事了。”

“好，我会记住。洁漪是我的影子，我的一行一动都在受监视。”

洁漪笑了，又依偎了一刻，宗尧说：

“我该走了，等会儿赶不上车子。绍泉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他去和后山上的那棵榆树告别，他说，在这儿住了两个月，和那榆树做了朋友，临走得告别一下。这人真有意思。”

“他是个痴人，一个多情的人，一个好人。我的朋友里面，我就喜欢他。现在，只好去找他了，看样子，他跟榆树的难解难分，也不下于我们呢！”

“别去。”洁漪拉住了他。

“要赶不上车子了。”

“赶不上，就明天再走。”

“洁漪。”宗尧捧住了她的脸，细细地凝视着她。她低声地说：

“宗尧，听那个雨声！雨那么大，明天再走吧！”

“洁漪。”

“宗尧，你知道那一阕词吗？我念给你听。”

“念吧。”

“秋来风雨，生在梧桐树，明日天晴才可去，今夜郎君少